

神做中麼」(應是：「做什麼」)。由於匆匆閱完此書，未能將自己所看到的校對上的錯誤，一一列舉出來。不過，我謹希望景象出版社能稍稍留意，使這本花過一番苦心的書籍更臻完美。

談談「辭彙」的錯誤

林慶彰

書名：辭彙

主編：陸師成

出版者：文化圖書公司

「辭彙」是文化圖書公司於五十四年一月出版的，五十六年六月第十版時，曾修訂一次。筆者所有的一本是六十二年十月增訂第二十六版，現在又隔三年，可能已發行到三十版；如果每版印一萬本，三十版就有三十萬本，也就是三十萬人擁有這部書，而利用它的人可能要多到一百萬人，可見其流傳之廣。

一本書能發行三十版，應該是一本「暢銷書」了，可是到目前為止，仍舊沒發現有關這部書的書評。筆者在暑期中較為空閒，把「辭彙」大略看了一遍，發現不少缺點，現在把它整理出來，或可補充一篇書評。

坊間的一些辭典都不知道利用互見(Cross Reference)來連繫相關的詞彙，因此「

個詞彙有別名、又名、俗名的，辭典的編輯人都各自解釋。如果把這些相關的各條合攏來看，幾乎有一大半是自相矛盾的。這本「辭彙」也不例外，如：

綠島：前稱「火燒島」，在臺灣省臺東縣二五公里的一個島，爲無山缺草之荒地，日本佔據臺灣時，以此爲放流罪犯的地方。

火燒島：島名，現改名爲「綠島」，在臺東縣港外東南二十九哩，有火燒山頗高，瘠地荒涼，居民爲蕃族，多業漁。

筆者沒去過綠島，不知它距離臺東縣多遠，更不知道是否有山。但是根據臺灣地圖，從臺東卑南到綠島是十八哩，約等於三十三公里，「綠島」條的「二五公里」和「火燒島」條的「二十九哩」，不但互相牴牾，且和地圖表示的都有一段「距離」，不知那一個正確？又「綠島」條說島上「無山」，「火燒島」條說「有火燒山頗高」，到底那條正確呢？大概要問問到過該島的人吧！又如：

菲律賓：國名，一作斐律賓，本是西班牙的屬地，後改屬美國，至西元一九三五年才獨立，首都在馬尼刺。

斐律賓：(Philippine Islands) 羣島名，在我國臺灣省南面，其中以呂宋島最大，原係西班牙屬地。西元一八九八年改屬美國。一九四六年七月四日宣佈獨立，採總統制。……首都馬尼拉。

前後兩條，獨立的日期和首都的譯名，都相矛盾。據筆者所知，菲律賓是我國抗戰勝利後才獨立的，則「一九四六年」大概較正確。首都一般都作「馬尼拉」，不作「馬尼刺」。又如：阿爾巴尼亞：……面積二八·七四七方公里，……西元一九一三年獨立爲王國，……首都地拉那Tirane。

愛爾巴尼亞：一作「亞爾巴尼亞」，……西元一九三一年獨立爲王國，……面積一七、〇〇〇方哩，首都底拉那 Tirana (Tirana)。

「阿爾巴尼亞」應該是一九一三年獨立爲王國的，後條的「一九三一年」，大概是鉛字誤植。地理面積的計算，現在多採用平方公里，很少用哩，「辭彙」在這點非常不統一，增加讀者很多困擾。「阿」國的首都一般都作「地拉那」，原文以 Tirana 較正確。又如：

連橫：戰國的時候，張儀連合六國以抵抗秦國的政策。

連衡：又寫爲「連橫」。戰國時張儀所倡的，連合六國以事秦。

這兩條在「辭彙」同一面的同一欄上，應該不會差錯的，想不到也錯了。所謂「連橫」是對「合縱」說的，東西橫貫叫橫，南北縱貫叫縱。戰國時代的六國，都在函谷關以東，由北到南一直連貫下來，這六國合起來跟秦國作對，叫做「合縱」；如果六國都跟秦國交好，東西方連成一氣，就叫「連橫」。這個小常識，竟把「辭彙」弄糊塗了。其他如動物、植物、物理、化學等方面的詞彙，很多有學名、俗名之分，筆者認爲都應該把解釋放在學名之下，其他俗名、又名等，就用「見××條」表示即可，這樣做才能使辭典的體例更爲嚴謹周密。

另外，有一些詞彙的解釋，不是相當含混不清，就是根本錯誤，爲了行文方便，把類科較爲接近的合併一起討論。如：

岬：同「峽」字。

江左：長江以東的地方。

江右：長江以西的地方。

「岬」是伸入海中的尖型陸地，跟「峽」完全不同，如果說這兩個字相同，那「海岬」和「海峽」是否也可說相同？長江是由西往東流的，只能分江南、江北，那會有「長江以東」、

「長江以西」這種觀念呢？所謂「江左」、「江右」，是從江北往南看，在左手，就叫「江左」，右手邊的叫「江右」；「江左」即長江下游之地，「江右」即中游一帶。又如：

雜劇：指歌曲以外，雜以滑稽技藝的戲劇。

戲文：有歌曲有說白，可以串演的戲劇。

傳奇：明以「戲曲」為傳奇。

戲曲：用歌舞表現故事的戲劇。

插科打諢：戲劇中的滑稽腳色。

「辭彙」的編輯人，對於我國古典戲劇的觀念並不很清楚，因此，這幾個詞彙的解釋多語焉不明。所謂「戲曲」，應該是我國固有戲劇的總稱，王國維的「宋元戲曲史」，由春秋戰國一直討論到元末，書中包括角觥戲、代面、撥頭、踏搖娘、參軍戲、滑稽戲、諸宮調、雜劇等等，且王書第一章「上古至五代之戲劇」，即用「戲劇」兩字。可知我國固有的戲劇，可稱為「戲曲」，亦可稱「戲劇」。至於「雜劇」、「戲文」、「傳奇」等，都是我國固有戲劇不同形式中的一種。宋代的各種戲和元代的戲劇，都叫「雜劇」，後來才變成元代戲劇的專名。「戲文」是南宋時出現於永嘉（溫州）一帶的戲劇，因在南方，又叫「南戲」，經過宋元兩代的改進，到了明代演化成長篇的大劇本，叫做「傳奇」。「插科打諢」是演員用一些滑稽的言語或動作來增加戲劇效果、提高觀眾興緻的方法；那些言語或動作，就叫「插科打諢」，並不是一種「腳色」。又如：

古詩：⊙古代的詩。⊙古體詩。

樂府：古詩歌的一體，就是古詩詞譜入管弦的。

「古體詩」這個詞彙「辭彙」並沒有收錄，而「樂府」一詞的解釋，也不清楚。所謂「古體

詩」應該是對律詩、絕句和排律等今體詩而言的，凡不是今體詩範圍之內的，都叫「古體詩」，並不是以它的時代先後而分今古。因此「樂府詩」也是「古體詩」中的一種，且不限於能否被之管弦，像唐代的擬古樂府詩，是不能唱的，也沒有人演奏它，和漢代的樂府詩是大不相同的。又如：

禮記……共二百一十四篇，後經戴德刪除剩八十五篇，叫「大戴記」。又經漢儒戴聖整理為四十九篇，叫「小戴記」。

「二百十四篇」只是古代說禮文章的總數，並非「禮記」原來有那麼多篇。戴德的「大戴記」也不是全取材於「二百十四篇」，戴聖的「小戴記」更不是由「大戴記」整理而成，這些學術上早有定論。辭典的編輯人，自應以學術上所公認的作為材料的對象，不應憑私臆作論斷。又如：

音韻學：研究文字的音和韻的學科。

「音韻學」是一種較舊的稱呼，現在通作「聲韻學」，其所研究的是聲和韻，並非「音和韻」，因為音的組成是聲母、韻母和聲調三種，說「音和韻」，就不通了。

又有一些詞彙的解釋，都是望文生義而成，讀起來很順口，其實都是似是而非，如：

毒素：有毒的素質。

愛河：愛情如河水一樣地流動。

清酌：清雅的喝酒。

手套：套在手上的東西。

流彈：不知從那裡飛來的子彈。

水牛：好泗水的牛。

悲劇：悲慘的戲劇。

湊熱鬧：參加熱鬧的事。

湊手不及：來不及下手。

輕而易舉：輕便而容易舉行。

這些詞彙，除「悲劇」一詞外，並不涉及專門學問，只要稍用點心力，就可減少很多錯誤，可惜辭典的編輯人並沒深思熟慮，率爾操觚，以致錯誤累累。又如：

強盛：強壯而繁盛。

描紅：初學寫的人照範紅字描寫。

這兩個詞彙的解釋文字都不通，或有錯字、缺字。又有一些詞彙的解釋，相當繁冗，如：

敏慧淹博：是說明敏、聰慧、通淹、淵博。

懸崖峭壁：騎馬走到懸崖，就要趕緊勒住，否則連人帶馬都要掉下去。這是到了危險地位，趕緊回頭的比喻。

像「敏慧淹博」所指的，是一個人很聰明、很有學問，根本不用逐字的解釋。那種呆板繁複的解釋，除了使讀者增加疑惑外，一點也沒好處。「懸崖峭壁」條的解釋，似乎較適合於「懸崖勒馬」。像「否則連人帶馬都要掉下去」這種句子，真是笨拙的可愛，讀了不禁的會莞爾一笑。有一種詞彙，是用較古的名詞來解釋的，如：「獎券：彩票」，現在到處有人賣愛國獎券，因此「獎券」人人都懂，用「彩票」來解釋，就變成人人不懂了。且根據「辭彙」，「彩票」是「一種變相的賭博的獎券」，那麼買愛國獎券，豈不也在賭博嗎？又有一種較古的用語，不知用今名詞來說明，如：「輜重兵：管理軍需品的軍隊。」筆者服役兩年，又負責兵員分配，兩年中從沒分發過什麼「輜重兵」的；原來「輜重兵」現在叫「運輸兵」，

難怪看到「輜重兵」要不知所云了。

現在我們是世界棒球王國，而「辭彙」對「棒球」一詞的解釋是：

一名「壘球」，用棍擊球的遊戲，盛行於美國，稱為美國的國民競技。

筆者不是運動選手，但記得中學時代玩過一種大大軟軟的球，似乎叫「壘球」，現在大行其道的這種才是「棒球」。到了「辭彙」的手裏，「棒球」竟然等於「壘球」，是不是這樣，看來非要請教小國手不可了。

外國人名和地名的譯名，應當以教科書或社會所通用的為準，「辭彙」裏不合時宜的譯名特別多。在人名方面，如：「浪漫主義」條下的「蠶俄」，現在通作「雨果」。「湖畔詩人」條下「英國詩人威至威士、哥爾利治、騷狄等」，「威至威士」就是「華滋華斯」(William Wordsworth)，「騷狄」通作「索在」(Robert Southey)。「象牙之塔」條下「批評詩人焚宜(Vigny)」，現在多作「威尼」。「福祿特爾」(Voltaire)，現在已改譯成「服爾德」，似可照改。

地名方面，前面提過的「斐律賓」、「馬尼刺」、「愛爾巴尼亞」，幾乎已沒有人那麼使用了，似乎都可刪去。「泰國」條下的「印度支那半島」，現在多作「中南半島」。保加利亞首都「蘇非亞」，多作「索非亞」。「鄧巴頓橡樹會議」的「鄧巴頓」，通作「頓巴敦」。馬拉加西首都「塔那那利夫」，通作「坦南那利」。南非首都「普利托里亞」，通作「普勒多利亞」。非洲的新國家「多哥蘭」，僅作「多哥」。印尼首都「耶加達」，已通作「雅加達」。南太平洋國家「新西蘭」，應作「紐西蘭」。烏拉圭首都「蒙德維都」僅作「孟都」。第一次世界大戰後，英法等國與德國簽訂的「維爾塞條約」應作「凡爾賽和約」。這些並不是很嚴重的缺點，但是，如果大家都那麼使用，就應該從俗，何況辭典更有糾正大衆

錯誤的責任。

筆者不是書評專家，對辭典也沒有什麼研究，上文所討論的，並不一定正確。所以寫這篇短文，是想給「辭彙」下次修訂時，作個參考，並非有意挑剔。假如本文能引起大家對中小型辭典的關心，也可算是一種意外的收穫。

楊青矗的「工廠人」

洪宏亮

書名：工廠人
著者：楊青矗
出版者：文星出版社

在這「工場的機械和煙囪龍飛虎嘯；鐵管與塔架凌空起伏」（借用楊青矗「囿」中的話）的時代裏，大家正為經濟起飛而矜矜自喜之時，楊青矗却叫我們不要在「機械的轟轟聲獨霸耳膜」中忽略了一股幾乎被淹沒了的啞啞的聲音。不參與實際生產行列的人們，是不會注意到這股聲音之存在的，可是對楊青矗這位曾經深刻體驗過工廠人生活的人來說，它却是清晰而緊緊抓住他的心弦的。在良知的驅策下，他寫下了一些替工人，特別是待遇菲薄的低等工人講話的小說。很顯然的，楊青矗寫作的目的，不是要我們注意他的小說技巧——老實說，他的技巧並不是怎樣高明、新奇——而是要引領讀者注視勞資關係中呈現的某些不公的社